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詩雨

詩谷

表

勵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庚溪詩話卷上

續金華叢書

西郊野叟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竊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卽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旣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

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旣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眞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卽有篇詠命近臣賡和故有御製觀尙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孝經詩各三章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讀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眞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鞬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

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土名曰有美歐陽脩爲記以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眞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丘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施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衝又一章曰春入涓陽苑曉霧弄蒼波載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材之意闢治體也

按學海類編本無其中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衝可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邸時從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一日暫忘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幸祕閣宴羣臣賜詩曰稽古右文慙斐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罄嘉猷爲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明自得股肱喜又曰虛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心切矣至如詠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常不老又曰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迺

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醪觀此則篤於奉親盡
天下之養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浹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力農碧
草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衆芳超遙兮春風春風兮歸來信
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苞艷葩榮於春者冬必悴枿於夏者
秋必花擢喬松於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
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入荒而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
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
此則所以贊天地化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眞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處恭邸時在三
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爲最多每爲詩篇辭語高妙

巖肖時備員講讀

官每講退則與同僚詠歎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
灝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覩賡主上新秋雨過述懷詩有
日中興日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
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概遠大眞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概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梁賦詩雖適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旣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駢萬乘來辭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眞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之皆爲歌詩以

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燁煌煌石知
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滋端逶迤兮相紕錯乃是宣王之臣史
籀作退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
受朝賀諸侯劒佩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
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
也歐永叔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
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尙存然以余論之古
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
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
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尙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退之好古不妄
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寶此豈不賢於翫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
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
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

咏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曰爾祖
未顯時歸爲尙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
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鬚髮
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
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
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
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尙書踐臺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
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詩詳諦
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尙
書婦又曰及乎正觀初尙書踐臺斗尙書者蓋指珪也爲尙書婦者
迺爲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迺珪之母也
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鬟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
爲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迺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
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稟訓

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謂丁晉公以是知

唐之酒價也建炎己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毘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

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

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誤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

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入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旣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游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關王介甫改爲天關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關引莊子用管闕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

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迺此寺中卽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

舉直

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苟其語云今夕何夕歲

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幹也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無事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用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爲廣德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
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
所破歌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
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
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而累朝聖主寵
遇皆厚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自鳳翔簽判
滿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祕閣上曰未知
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
館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
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孽寢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諷
赴詔獄欲寘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方其坐獄時宰相
有譖於上曰軾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
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

不知已而求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
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材因曰軾方古
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
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
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爲
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
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
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皇帝
寶籙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啟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
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
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
爲此宿者迺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
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
符自小官至尙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